

民间文苑丛书

人间传奇40篇

甘肃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河底生还记	(1)
√遭受雷劈的孩子	(8)
√南印度洋历险记	(14)
肯亚山历险记	(20)
√狩猎者的恶梦	(26)
河上烈焰	(31)
寻找八二七号冰山	(36)
患难朋友	(41)
√义勇过人的飞将军	(46)
√千钧一发	(52)
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分钟	(57)
命悬一线	(62)
她不会驾驶飞机	(67)
沙漠历险	(73)
大难不死	(81)
侠义可风	(86)
力挽狂澜	(91)

四个引擎都完了	(98)
奇遇	(103)
“宝宝落井了!”	(109)
坠落魔王峡	(114)
绝路逢生	(120)
大峡谷底抢回人命	(126)
困陷海底七十六小时	(132)
风雨同舟	(139)
海上独斗群鲨	(145)
空中救援	(152)
生路近在一石之遥	(157)
雪困胡德峰	(163)
地狱洞的煎熬	(169)
水下二十七米	(175)
海上抢险记	(181)
活烧了八十八分钟	(187)
原子人	(192)
“轨道上有个小女孩!”	(198)
火烧摩天楼	(204)
可怕的四十英里	(210)
坐以待毙	(216)
困在沉船中	(221)
孤筏渡重洋	(226)

河底生还记

戈尔德·摩尔

1980年11月23日晚10点30分，长达140米的油轮“海岸运输”号驶出了繁忙的新奥尔良港。它装着硫酸和苛性苏打，在船长白伦南指挥下，驶往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但是由于大船必须由当地河道领航员导引，通过密西西比河凶险的水道，因此由新奥尔良至领航员镇——下游进入墨西哥湾前之最后一个领航站——那一段路，船将由有执照的河上领航员吉恩船长驾驶。

那艘巨大的橙红色油轮向墨西哥湾行驶时，37米长的油矿工作船“沙里”号刚刚在一处近海钻油台卸完供应品，正回航横过墨西哥湾，前往船籍港威尼斯——位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距上游的新奥尔良130公里。午夜时分，

36岁的船长潘勃登驾着“沙里”号驶向密西西比河口。他有船员3人：21岁的轮机员贾维斯和19岁的柏莱特与20岁的玛丽娇·劳森两名舱面人员。柏莱特和贾维斯已到下面休息去了，柏莱特在近船头处他的床上睡觉，贾维斯睡在第一甲板自己的舱室中。

凌晨3点31分，“海岸运输”号驶过了威尼斯，那里的美国海岸警卫队船舶追踪站通知吉恩船长，要他注意下游有艘150米长的希腊货轮“进取”号正在供大船航行的深水航道中，沿东岸逆流行驶。吉恩于是命令舵手向西靠，在较近浅水航道的水中行驶。

几分钟之后，船长吉恩便看见“沙里”号在沿西岸向上游驶来。吉恩由于两侧都有船驶近——“进取”号在左，工作船在右——于是用无线电播出自己的位置：“海岸运输”号在跳滩浮标向南航行。

“进取”号立刻回答。该船的领航克莱森船长同意以“一声汽笛”的方式避让，即左舷对着左舷相向错过。可是“沙里”号没有回答。吉恩船长从雷达幕上看“沙里”号的航向，猜想它会以“两声汽笛”的方式避让，从油轮右侧驶过，因为小船在这段河道通常都是这样避让的。如果“沙里”号不这样做，便必须迅速斜过“海岸运输”号的船头，可是由于相距已近，这样做显然已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为了保险，吉恩船长将“海岸运输”号的汽笛鸣响两声！

没有反应。1分钟又1分钟过去了，吉恩船长渐感不安。他向舵手发出“左舵5”的命令，好多让些河面由“沙里”号通过。但是不到1分钟之后，他却惊讶地看到“沙里”号右舷的绿色航行信号灯消失，“沙里”号竟转头向右，对着“海岸运输”号的船头驶来。

吉恩急忙再用无线电话叫道：“船长！不要横过我的船头！”

“沙里”号继续逼近。吉恩发出危险信号，不断地每隔1秒钟鸣响汽笛1秒。“沙里”号应该还来得及转到“海岸运输”号右侧通过。可是它却突然向右急转，驶向横亘在大油船船头的路线。

吉恩眼看就要出事了，连忙命舵手“右满舵”。舵手飞快在转动舵轮，那 9500 吨的大船略一迟疑，随即缓缓右转，可是已经太迟了，驾驶“进取”号的克莱森船长惊恐地看着两船接近。

凌晨 3 点 46 分，“海岸运输”号于巨响声中撞在“沙里”号左舷略前于操舵室的地方，使“沙里”号横滚倾侧，龙骨折断。“海岸运输”号一时全船颤动，继续向前推进，推得工作船像压坏了的铁罐般裹在它的船头上。大量的水拍撞“沙里”号的操舵室，打得窗户爆碎，舱壁脱落，只几分钟，“沙里”号便完全沉没，被大船推着以近 15 海里的时速在密西西比河水面上移动。

在卧舱中睡觉的贾维斯被冲到没在水下的船长室中淹死。

柏莱特困在自己的舱中。舱中漆黑，他一面游泳，一面竭力抑住心中的恐惧。他攀住一只翻倒的铁柜，摸索前进，找到了一处气袋。

潘勃登船长和劳森从“沙里”号的船桥被抛入河中，他们在寒冷的水中挣扎。“海岸运输”号的三副罗曼诺里听到呼救声，忙抓起两件救生衣从窗孔抛给 10 米外的潘勃登。救生衣落下潘勃登 5 米外，他被水冲进了黑暗。助理机械师摩林在左舷听到劳森的叫喊，抛了个救生圈给她，结果也抛得不够远。

“海岸运输”号息了引擎，逐渐向东岸航道漂移。下游有吃水深的船不久就会到来，因此有再撞船的危险。吉恩船长和白伦南船长在船桥紧急行动，力图恢复控制并警告其他船只。他们打算抛锚，但发现无法办到，“沙里”号毁损的船身阻住了锚，使锚不能入水。

吉恩船长别无良策，只好决定使“海岸运输”号在近西岸的浅水航道旁搁浅。搁浅动作必须轻缓并控制良好，否则如果“沙里”号的残骸中还有受困的人，那些人便在劫难逃了。再说，如果“海岸运输”号船壳破裂，河水漏入硫酸桶内，很可能会引起猛烈的爆炸。

柏莱特在黑暗中摸索，发现他那处气袋只有半米高，1米多见方。他爬上钢柜，将身体缩成一团，将就在那处空间。他在黑暗中胡思乱想，是不是他已经死了？是不是身在死后的奇异世界里？

在水面上，要找到生存者的希望渺茫，自从劳森和潘勃登漂去后，再没见到任何别的人。有经验的老手都知道密西西比河下游水流湍急，而且有险恶的下层逆流，要在那样的水里游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凌晨4点45分，“海岸运输”号的救生艇放弃了搜索。海岸警卫队虽仍继续搜索，但是已不抱很大的希望。那时没有人知道在那破损并且没在水下的船壳里还有个生存者，而船壳随时都可能松脱沉下河底。

清晨5点40分，即在撞船后2小时，吉恩船长将“海岸运输”号慢慢驶入傍西岸一处浅滩旁的稀泥中，使船在河口上游9公里、离岸400米、水深9米的地方搁浅，安全地避开了往来船只。“沙里”号仍紧附在船头上。

操纵“海岸运输”号搁浅的嘈闹声——引擎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吓坏了柏莱特。忽然他想起了衣袋中有个丁烷打火机。他试了几次，终于打着了。

柏莱特细看身困所在的舱房。头顶上的“天花板”是左舷艏，四周的水混浊寒冷，浮着碎片，柴油气味刺鼻；不过水并没有上升。为了节省燃料，他熄灭了打火机。

恐惧和希望在心中此起彼伏。要是他能清楚知道情况将会怎样发展或者身在何处，也许会安心些。但是他无法知道。他越越想越糊涂，周围的金属发出沉重的呻吟；沉重的震动透入船壳，还有激动的水流声。他浑身战抖，又燃起打火机观察处境，心中再次浮

起了难以抑制的恐惧。

早晨7时，海岸警卫队的一只小艇围绕“沙里”号行驶，察看有无尸体。警卫队员齐威卡用船桨敲打工作船的船壳，似乎听到了沉闷的敲击回答。他再敲船身，惊闻船内传出一连串的敲击声。“里面有人活着！”齐威卡大声喊道。

警卫队立刻通知新奥尔良快派潜水员来。20岁的邦雅德和曾在密西西比混浊的河水中工作过很久的老手、41岁的班奈特，在上午8时许赶到现场，和先他们从威尼斯赶来的潜水员、38岁的赖根会合。赖根已潜过一次，他先系好“导索”，这是条绳索，一端系在25米外的驳船平台上，一端系在进入“沙里”号的入口处，然后将通往主舱的门打开系住。他想进入破船，可是他自己的通气管却和破碎物纠缠在一起了，不得不再回到水面上去。

上午9点45分，赖根指挥水面上的工作，班奈特和邦雅德下水去找柏莱特。他们先感到寒冷，然后受到水流的冲击。班奈特拉着赖根系的导索，来至主舱入口，然后进入舱门，出了激流。邦雅德也跟了进去。里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班奈特扭亮了强力潜水灯。

“沙里”号侧躺着，里面像个巨大的而黑暗的废铜烂铁场，密西西比河的水在当中流。邦雅德进门后，在门口停下，为班奈特照料空气输送管。班奈特则慢慢地摸索进入舱内，小心地下了梯级，沿通道向传出柏莱特敲打声的船头前进。金属的呻吟声不断提醒他船身是多么的不稳。他看见前面有个形状模糊的东西，伸手去摸，觉得软软的，有点像肉。是个尸体吗？可是那东西很快漂开了。原来是个充了气的救生衣。

柏莱特在黑暗中，以为又有幻象来扰，他看见黑暗的水中有东西——一团光，逐渐接近，然后消失。他心跳剧烈，继续注目细

看，那团光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亮。水面冒出气泡。柏莱特伸手进水，抓到了一打像是手臂的东西。他用力拉扯，突然与班奈特见了面。“找到一个活的！”班奈特对着无线电话喊道。

邦雅德离开门口，浮出水面去为柏莱特取水肺。然后谨慎地沿着班奈特的通气管去前舱，柏莱特还在紧抓着班奈特的手臂不放。

柏莱特从没用过水肺，很是紧张。班奈特告诉他说：“只要记住两件事：别惊慌，尽管呼吸。”

柏莱特从钢柜上下至水中。那股寒意几乎令他麻木。他说：“这样我恐怕出去不了。”

邦雅德毫不迟疑，说道：“我们交换，你用我的头盔，把水肺气筒给我。”

在那么狭窄的地方交换装备很不容易，但邦雅德和班奈特还是把邦雅德的头盔为柏莱特戴好。邦雅德先离去。班奈特把他的通气管绕在柏莱特身上，然后二人一起开始撤离。班奈特立刻觉出柏莱特行动困难。柏莱特后来回忆说：“我一点气力也没有，只觉得头像炸了似的。”

“帮我们出去。”班奈特用无线电话通知赖根。

“用潜水器慢慢上来，”赖根镇定地回答，“慢慢来。”

上午11点20分，即柏莱特困在水下7小时又34分钟后，他和班奈特出了“沙里”号，浮出密西西比河浑浊的水面。5分钟之内，柏莱特已上了海岸警卫队的直升飞机，前往医院。他肉体的苦难算是过去了，但那恐惧的经历却在好几个月后还忘不了。

9天后，“沙里”号由打捞船捞起，并在船内找到了贾维斯的尸体。3天前，在11月30日那天，他们找到了玛丽娇·劳森的尸体，它漂浮在出事地点下游3公里的水面。12月5日，潘勃登船长的尸体冲到了距墨西哥湾不远的一处沙滩上。

新奥尔良海岸警卫队督察局对 11 月 24 日的这场悲剧性事件进行长时期的详尽调查,以判断出事原因,但是没有结果。那天夜里,潘勃登船长,或玛丽娇·劳森大概看错了河上的什么东西而作出铸成大错的决定,把船猛向右转。可是能解答的人已经死了,究竟是否如此,将永远无法知晓。

遭受雷劈的孩子

皮特·米奇尔莫尔

1984年4月7日,德克萨斯州阿灵顿运动中心的第13号球场上,少年足球联赛的一场比赛刚进入第3节。当时的分数是3:3,火箭队正向霸力队的阵地进攻。

突然,乌云密布,霸力队的后防清道夫,11岁的“铁脚”尼基·斯奈德冲上前去截球,而火箭队一个球员的母亲琳达·卡萨格兰德则伸长脖子观看。就在这时,雨开始哗啦啦落下。但尼基不顾雨势,继续奔向中场,希望替自己的球队把球抢回来。

毗邻一个球场已吹笛终止一场女童球赛。做父母的都赶快跑去接回他们的孩子。艾薇尔·卢舒把她女儿和女儿的一个朋友召集在一起,跑过13号球场准备登上汽车。

突然间，一道闪电在她们前面破雨而下。艾薇尔眼看着它像蛇行似地扑向尼基。它似乎在他头顶上方停留了片刻，然后霹雳一声向孩子的头上窜去。

艾薇尔惊恐之余，看见那孩子全身被蓝白色的闪光罩住，在亮光里变成了一个黑影。随之被抛向离地4米的高处，头朝后仰，背部拱起，四肢被电击得痉挛扭曲。艾薇尔和两个女孩则被一道无形的气墙撞倒仰卧在泥浆草地上。

在13号球场的边线那边，琳达·卡萨格兰德被闪电弄得一时目眩，只听到人们的尖叫声。接着，她看见那男孩像倒栽葱似的坠向不到15米外的地上。

她朝那个扭作一团的身形奔去，把他翻过身来。孩子全身僵硬，嘴和耳朵都冒出一丝丝的烟，头皮上还有一道难看的伤痕，显示这是遭电击的地方。他的左半身有烧伤的痕迹，可以看出闪电从他身上钻入地下的途径。他两只鞋的鞋面都已经裂开。

琳达摸那孩子颈上脉搏，可是没有。

“他死了！”邦妮·斯奈德一见到她那遭雷劈的儿子便尖叫。

可是，琳达却不肯相信。电击已经把那孩子的心脏震停；她必须设法使它恢复跳动。“试试看，给这可怜的孩子一个机会，”她对自己说。

她一面双手用力按压尼基的胸口，一面对着倾盆大雨高呼：“有人会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吗？”一个浑身泥泞的妇女从那群父母中挤了出来。“我会，”艾薇尔·卢舒说，随即对着尼基头部跪下。

“1,1000;2,1000;3……呼气！”琳达一面按压一面大声叫喊。艾薇尔应着每个呼号，把气喷入了尼基嘴里。她感到孩子嘴里有血和烧伤的气味。

两分钟后，她们停下来检查尼基大腿上的股脉。可是没有跳动。

旁观者替这两位妇女打伞,而且有人毛遂自荐,愿意代替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但都被她们谢绝了。

31岁的琳达是X光技术员;36岁的艾薇尔还有两个月便可从医学院毕业。两个虽素不相识,却本能地互相信任。

“轮换!”艾薇尔高声说。

于是,现在由她担任吃力的按摩胸部工作,而琳达则担任吹气。她们发觉尼基的瞳孔渐渐收缩。这表示她们正迫使血液流到孩子脑部,也许一开始就是如此。“他有活命的机会了,”艾薇尔心想。

尼基忽然呕吐,琳达赶快用手指把他的嘴掏挖干净,可是当她再把自己的嘴巴贴在他嘴上时,他又有液体吐到她嘴里。他的胸腔发出嘶嘶声。有些呕吐物被吸回到他肺部。

“这样会把他窒息的!”琳达说时声音发抖。

“我们不能停下来,”艾薇尔坚持说。琳达一面点头,一面用嘴继续输气。两人都知道尼基肺里的液体可能造成肺炎,但是没有别的办法。由于脑部必须得到营养,一切都在所不惜。

10分钟后孩子的脉搏仍无动静,不过这时消防员和医护员已带了呼吸设备抵达。琳达站至一边让开,然后慢慢穿过围观的人群走到她丈夫面前跪下。“我已经尽力试过,”她低泣道,“我的确已经尽力。”

但她见义勇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救护车把尼基送往医院途中,医护人员发觉他隐约有了脉搏,起初很慢,但后来逐渐增强。到了社区医院,心电图显示出脉搏正常。

艾薇尔在急诊室里等候,一听到这消息,立即兴奋得颤抖。邦妮·斯奈德趋前抱着她泪流满面。

尼基由肺泡换气机协助呼吸,在昏迷中被送往达拉斯市帕克兰纪念医院。小儿外伤组的医生因为从未遇见过闪电直接击中头部的病例,所以无从向邦妮提出保证。闪电的电流强度可能高达

20 万安培，热力则可能达到 8000℃ 以上。

神经外科医生斯丹利推断，由於尼基在遭受雷劈时已全身湿透，因此他身上的那一层水可能已把电流的主力传到地下。这孩子全身 1/8 面积有 2 度烧伤，肺炎充血。可是最令人关心的是他的脑子。电脑扫描显示脑子深处控制运动的部份有个血块，而且周围发肿。医生们推想，受创部分有些细胞大概已经死亡，而其他细胞则被震得停止活动。他们的对策是尽可能争取时间使创伤能够自愈。

几个护士对尼基的烧伤进行治疗，并且不断监视呼吸器是否有足够高压让他得到丰富的混合气体，以补救已积水和变弱的肺部，以及使强有力的血流进脑中。

邦妮日夜不断地跟她儿子说话，并播放他喜欢听的音乐录音带。“让他醒来吧，”她默默祈祷，“不论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在乎。”

不久，孩子在病床上翻动，拉扯身上的被盖，挣扎着想苏醒过来。慢慢地，脑里的血块消除了，肿也消退了，肺也干净了。到第 7 天，他居然听从斯丹利的命令，微弱地翘起右手手指，眼睛也张开了一下。

又过了 5 天，尼基已完全苏醒。他想说话，可是声音微弱，而且含糊不清。他试喝橙汁，但橙汁却流到下巴上。他像婴儿那样软弱无能。

在后来那些日子，治疗师竭力帮助尼基练习母音及一些单字的发音，可是，他已失去了部分听觉。他们替他活动四肢，使他能重新学习怎样坐卧和将匙羹送到唇边。他的右臂和右腿缺乏协调，左半身则僵硬不堪。

“他以后还能走路吗？”邦妮问。

“可以，”一个医生回答，但是语调似在敷衍。

意外发生 3 个星期后，尼基被转送到贝勒康复中心。那里的

医生们立即就看出，当时在出事现场上曾经有人做了极好的复苏急救工作。那孩子的脑子丝毫没有缺氧造成的迟钝迹象。

尼基每天接受4小时锻炼。一位治疗师抓住他的双脚后跟，让他俯身贴住一个大沙滩球滚动，以帮助他恢复平衡感。另外，还有人扶着他练习走路。他说话越来越清晰，不久，吃东西和喝水亦不会漏出来了。

“我们试图刺激尼基脑部的感觉区和运动区。”康复中心医务主任派克医生解释说，“目的是调整后备细胞，使其填补死掉或受创的细胞。”

对尼基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脚伤受到的压力和僵硬肌肉的被迫活动，痛得他尖叫打滚。“我不要把伤治好，”他边哭边叫说，“实在太疼了！”

可是，随着他的身体协调日有起色，吵闹的情形也相应减少。他开始把每一个进度视作胜利——能坐直身而不摇晃，能自己穿上衬衫。他这时说：“即使会令我痛楚，我也要使身体越来越好。”

在接受物理治疗的第3个星期，人们带他到阿灵顿参观足球赛兼野餐——这时他已变成一个面色苍白，身体羸弱，体重只有27公斤的小孩。他坐着轮椅在家长及孩子们之间来去时，大家都鼓掌欢迎。

接着的一个周末，尼基获准回家。他手脚并用或以金属助行架帮助，在家里吃力地走来走去。星期天下午回医院以前，邦尼把她儿子抱到浴室，吩咐他方便好了便叫她一声。

尼基一只手扶着挂毛巾的横杆，另一只扶着墙边站起来。“你要不自己走，就永远不会走，”他对自己说。他沿着墙边走出浴室，一步又一步地疼痛难当。到了客厅，他看见母亲正从厨房里走出来。

尼基不再扶墙，迳自蹒跚地朝着他母亲伸出的两臂走去。

星期一早上，尼基在医院里，穿上3双袜子，衬垫和保护他脚

上的嫩肉，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进派克医生的办公室。“现在我可以住在家里了吗？”他问道。

那个星期尼基在锻炼肌肉时完全不让人搀扶，于是，那个星期过后，派克便批准他出院。“没人想到他复元得那么快，”这位医生说，“那孩子真有勇气。”

邦妮在墙头日历上记下尼基的各项成就：6月12日——从客厅这边跑到那边。6月24日——骑脚踏车。6月26日——自己系鞋带。

9月里，尼基恢复上学。他佩戴两个助听器，左臂僵硬，左脚只能拖着走。虽然已升到了6年级，可是他在一些科目方面赶不上，而且写字也感到吃力。他鼓起勇气在足球场上试试球技，却发现伤疤很深的右脚踢起球来太疼。

他月复一月地不断奋斗。到了11月，他的体重已增加到33公斤，脚步也轻灵得多了。他不用助听器也隐约听得到钟的滴答声。他的数学得了甲等。到了暮冬，他还参加了足球队集训。

遭到不幸的1年后，尼基便已达到了似乎不可能的成就。“他不是一个奇迹，”邦妮说，“而是一连串的奇迹。”

南印度洋历险记

哥顿·柯克 阿兰·伊斯科

1976年7月,我偕妻玛莉,6岁的儿子乔纳森和7岁的女儿苏珊,从英国普里茅斯乘船出发,欲步200年前库克船长后尘,环游世界。很久以来,我们就梦想沿着这位著名探险家所经的路线航行。过去6年,我们一直利用所有空闲时间在英国水域锻炼航海技术。

我们计划用3年时间航毕全程105000公里,第一段航程是沿着非洲西岸前往开普敦,旅途愉快。从开普敦东驶之前,我们添了两名船员——美国人维吉尔和瑞士人施格来,协助我们应付世界最凶险海域之一的南印度洋。

驶出开普敦第二天,便遭遇了强风。接着几个星期,不断如此。令我们感到忧虑的,倒不是强风,而是那些主桅般高的15公尺巨浪。